

親手布施 孳孳不怠的大愛

忘了會餓、會熱

臺北·陳禎雄

在發放時，我看到有個婦人抱著孩子站在我們後面，懷裏的孩子一直在吃奶，那時圍著很多人，天氣又熱，我拿了杯水給婦人喝，讓她有足夠精神餵奶。

難民實在很多，若能讓他們填飽肚子，應該是最迫切的了。所以二天的發放，大家只是想著要趕快工作，趕快發放完，讓難民能早一點回家。因為我們是懷著一顆虔誠的悲心，所以幾乎都忘了自己是不是會熱、會餓。我們發放的地方上面還有遮篷，而難民們就坐在太陽底下，當我牽著他們的手蓋章時，很心痛，因為他們的手全汗濕了。我想，返臺後，應該多多與會員分享這裏的事情。

TZU CHENG FOUNDATION



我上了珍貴的一課

花蓮·李誠亮

第一天是在崩樑點發放，我們一大早去的時候，沒看到難民，使我感到很驚訝。後來才知道他們都住在附近而已，當村長用麥克風廣播，難民一下子全擠過來，圍成一堆。發放時，才發覺難民們都不認識字。

我們要怎麼做呢？幾個人商量的結果，是我們自己人先來做給他們看；而政府官員也過來幫忙配合著做，雖然彼此言語不通，但經過分類、排隊，工作就進行非常順利。

中午的時候，有位婦人帶著一位老婆婆和三、四個小孩子，在一旁吃飯，我看見他們的盤子裏裝著一碗飯，老婆婆就用手捏飯餵給那些小孩吃。他們只吃白飯，沒有配菜。那一幕真的讓我覺得生活在臺灣的小朋友真是太幸福了，像我的小孩，我們做父母的怎忍心讓他們這樣吃呢？所以我深深感覺自己的幸運。

記得，上人對我說，讓我去柬埔寨走走，才知道什麼是人生的苦。這裏的「苦」，給我上了最珍貴的一課。

努力：就會有希望

臺中·薛淑貞

這一路的賑災行，我有三點感受：第一點、對於前導帶隊保護我們的軍人，我對他們的精神感到很感動，他們坐的露天吉普車沒有遮篷，沿途塵土飛揚，但他們一路都精神抖擻。

第二點，他們這裏的樹、樹皮都被槍打得爛爛的，然後又再發新芽，每顆樹都這樣。他們的牛跟人一樣瘦得連排骨都看得到，讓人看了好心疼。

第三點是，與我們一同發放，負責翻譯的華聯學校周玉燕老師，她在要出門時跟他三個小孩交代說：「我要和慈濟到柬埔寨村做發放大米的工作。」

她最小的小孩十二歲，問說：「我是不是可以參加？」

老師說：「座位不夠。」

小孩又問：「可不可以坐車頂？」

我想到從金邊到馬德旺沿路，看到的每一輛車都擠滿了人，甚至車頂也放滿貨物，人又坐在貨物上面，十分危險。老師告訴她的孩子說：「車子不方便，路不好走，不行。」我告訴那位老師，請她

回家時告訴孩子，今後要認真念書，做一個長大愛的人。

沒想到當天發放結束後，晚上周老師跑來飯店找我，告訴我她與孩子商量後，決定全家發願成為慈濟會員，半年繳五十元會費加入救人行列。我真的很感動，我覺得在苦難中茁壯的小孩子，他們將來一定會成功，因為他們很懂得互相照顧，我覺得他們的毅力很強，一定會很好的。

我們是地球村民

臺北·張君鴻

一個國家遇到「天災」，還有機會慢慢站起來，但「人禍」是最可怕的，因為「人禍」是沒有指望的。柬埔寨內戰已二十年，誰也不知道明年會結束呢？還是後年會結束呢？所以變成沒有希望，精神上沒有指望是最悲哀的事，這是我在柬埔寨深深感受到戰亂的可怕。

臺灣目前社會安定，若有任何政治上的紛爭，那將是臺灣所有老百姓最大的不幸。所以我們應愛惜自己的國家，我們應盡人事，並且把自己的本分做好。

我參加過好幾次國際賑災回來後，發現我們應讓臺灣的民眾真正瞭解到我們賑災的涵義，讓老百姓知道慈濟所做的不是「只幫助外國人，不救助自己人。」，真正瞭解慈濟在做些什麼？慈濟的組織架構和賑災模式，跟其它國家不一樣，它龐大的志工組織完全是自動自發、自費自願的，在短短幾年能夠懷抱「地球村」的國際觀，讓國際人士瞭解臺灣雖小，但不斷在幫助世界上許多落後、窮困的地區，使人改變對臺灣的觀感，我想這個歷史的足跡是很有意義的。

■ 交通工具的缺乏，
連車頂皆擠滿人，
教人不由為其捏把冷汗。



你的一點點是別人的救命生機

臺南·鄭武南

做慈濟做這麼久，真的很慚愧，這十幾年來跟隨師父，直到這一次才出來參與國際賑災的工作，坦白說，兩天的發放，我的心裏很難過。

我想我的感受各位師兄師姊一定也感受得到，在卡拉揚發放現場，使我感觸很深的是母子之愛的深情。怎麼說呢？一個母親沒得吃、骨瘦如柴、乳房都沒有奶了，還要給幼兒吸，看到這種情境，我的心實在好痛，回程時，一路上我一直在回憶那個影像，那種感受，真的無法以隻字片語來形容……。

看那些小孩，大的帶小的，那種手足之愛，使人覺得值得學習。二十餘年的戰亂，造成他們的慘淡、不幸，所以我在這裏感覺到，我們生長在臺灣這麼富裕的國家之中，要互相鼓勵，把這件事大力的傳播出去。倘若大家能夠惜福，那麼所珍惜來的一點點，就可能是別人救命的生機。在此，把我的感受和大家分享。

你要如何瞭解人生

臺中·廖蘭香

在行前會議中，上人叮嚀我們帶著感恩心、真誠的心，表現大愛、大勇者不畏辛勞的精神，要從悲門入才能體會眾生苦，智慧才會開，要感恩他們示現苦相，讓我們瞭解人生，而且千萬不要脫隊，安全第一。

看了行前通知單得知柬埔寨有內亂，並且有多：地雷多、蚊蟲多、毒蛇多；而且蚊蟲有傳染病，我想自己十多年的慢性腎炎不能太勞累，又怕給團體帶來負擔，但我馬上轉個念頭，若是這次沒去

■ 以樹糖葉臨時圍起來的是，最簡便的廁所。



我必定會後悔，於是我發願去，也希望回來的時候身體能好起來，才更有力做慈濟。

四月十日我們很順利的到了金邊機場，金邊是東國的首都，到處都是一片荒涼，可想而知內戰所造成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有多可怕。第二天要到馬德旺省發放，沿途坐七個小時車程，好幾座橋都被破壞殆盡，路旁少有住家，一望無際的旱地，沒有看到可吃的蔬菜、水果，房子是用樹糖葉搭蓋成的，沒水、沒電、衛生又差，這樣的生活條件，看了好難過，不過看他們很知足，幾坪大的草屋，全家生活空間就在那裏，也許飽經戰亂的他們，只期盼生活能得到安定，生活環境的困苦，都是可以忍受的吧！

在卡拉揚的發放點，人山人海至少有上萬人，在四十度高溫的大太陽下，難民沒傘、沒有帽子，一條水巾布包著頭，有的母親帶著小孩等了一整天，當我把糧票交到難民手上時，內心想：這分愛是來自臺灣同胞的愛心，我們只是代表發放，用感恩的心去做而已。

我對他們合掌，他們都報以合掌及微笑，雖然

天氣很熱，卻不會累，彼此感恩這愛的交流，使我不以為苦。

雖然一整天的發放，我們只喝水沒有時間吃東西，而災民們連水都沒喝。爲了不讓他們等太久，大家都很用心要儘快發放完；想想我們此次發放的只是受難人口中的八萬多人而已，但是苦難的眾生卻有那麼多，我想著上人緣苦眾生而在人間，也思考著自己人生的方向——我將更投入。



■ 柬國災民除了忍受物質條件的匱乏，也需克服戰亂所帶來的不安定。

天堂在哪裏？

澳洲雪梨

林信義

以往，我們在澳洲曾對眾介紹慈濟，感覺總是無法深入，因為平常只是聽說、看照片而已；有一次師父正在講國際賑災的因緣，我向師父提出請求：「能不能有機會讓我們海外的人去參加賑災？我們可以把親眼看到的、親身體驗到的，帶回澳洲講給會員聽。」

因為澳洲這國家，大體而言社會福利非常好，能移民到那裏的臺灣人，都是環境不錯的。濟貧有時很容易，但如果沒有確切的資料給他們看，想推動教富的工作實在很困難。所以我才藉此機緣向師父請求，讓我有機會參加賑災，把親身的感受帶回去澳洲，讓他們瞭解。

此行令我感受最深刻的是，我們慈濟規律的團隊精神。其次是到了柬埔寨親眼見到、親身體驗到他們的窮苦；尤其是看到難民們所住的房子，實在很難想像世上還有這麼窮困的人家。

我現在五十多歲，小時候臺灣也是非常困苦，但也沒有這麼窮，而這邊卻窮到連牆壁都沒有……：這樣的生活實在令人同情，尤其這是「人為」的



，不是天災，「人為」搞到人民這麼悲苦的生活，讓我們有所警惕。

上人一直強調淨化人心、祥和社會，世上必能減少災難；我現在感受到師父講得非常對。

剛開始發放時我有點緊張，因為我從沒接觸過難民；當我牽著他們的手蓋章時，真是百感交集，有些人斷手斷腳的，令人覺得心酸。

我想這次的發放工作，當地政府官員在事前的準備工作也相當辛苦，因為難民不像我們有戶口名簿，要一個個確實去查，實在很困難，所以發放名冊一直在修改，因為不知到底有多少人？澳洲是個沒有戰爭的地方，富裕生活好比是天堂一般，但澳洲的富裕只是一面，相反的，他們的親戚、親情觀念較薄，所以澳洲的老人就乏人照顧。不是物質上有問題，而是精神上孤苦伶仃。所以從所謂的天堂來到這個戰亂的國度，我有一個很深的感受，那就是一切都要從淨化自己的心靈，對治自己的貪瞋癡開始啊！

我該歸隊了

花蓮·林素雲

現在的我，有二種心：一個是懺悔的心，另一個是感恩的心。實際上我是被師父點名點出來的，當我被點到的時候，說真的我不是很願意，因為一向在臺灣過得是相當舒適的生活，想到這裏這麼熱，我還因此起了煩惱。

兩天的發放，第一天沒把事情做好，到最後的後半段也是鄭師兄、黃師兄接下去才把我們的點發放完，我感到十分慚愧。

當我第一天把米單發給災民的時候，讓我想起剛加入功德會，於花蓮照顧戶發放時，師父最重視的就是要讓每一位受助者吃得飽，當時也是發米條，然後照顧戶再到市街去拿米，感覺上這三十年來都沒有變，我們的原則一直都一樣，只是我們的腳步擴展到國際上了。

第二是感恩的心。今天柬埔寨是這樣的處境，我們同樣是亞洲人，同是黃皮膚，同是吃米飯長大的，而我們可以來協助他們，這種富裕的生活真的是很大的福報。人身難得今已得，佛法難聞今已聞，我真的很感恩也很珍惜自己所擁有的。



■ 柬埔寨人民純真樸實，眼前的困頓已讓他們無暇思惟未來所面對的命運是什麼。

事實上我在民國六十六年時，就已加入功德會，然而幾乎有十年的時間離隊了，這十年當中都沒有再從事委員的工作。這次我從花蓮出發，向師父告假時，師父只給我一句話：「你要歸隊了！」

是的！我該歸隊了，尤其有這麼好的因緣，就如同師兄講的，要發好願，所以我這次來真的是抱著從頭學習的心，希望以後還有再來的機會。

永遠學習付出

馬來西亞·劉銘達

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三日，在卡拉揚發放現場，我才親眼目睹，一個才二個月大的寶寶在母親懷中往生的景象。

在領米的糧倉前，我爲了要拍照好不容易擠到裏面去，面對著糧倉右面的角落，我看見一位難民很瘦，當這包米放在他肩上，他走向樓梯時，重心不穩，整个人就摔倒了，米也灑落在地上……

這時候旁邊走來一個婦人，一直跟張豐隆師兄講話，我上前問張師兄：「這位婦人怎樣？」

因爲她抱著孩子到這裏來，上面用布蓋住，張師兄說：「她的孩子死了。」

我問：「怎麼會呢？」

他說：「米已經領到了，要餵孩子奶的時候，才發現這孩子不能動了。」

我就把他打開來看，看到那孩子眼睛半閉著，嘴巴是開開的，好像很饑餓的樣子，我再摸他身體已經是涼涼的，可能在他媽媽領米的時候，人潮不斷推擠，二個月大的幼兒抵抗力沒那麼好，因爲發放地點塵土飛揚，很悶熱又不通風，我們自己也感

覺很熱；後來張豐隆師兄與副省長馬上多給她一包米，並安排一輛牛車，幫她把米送回去。

張師兄也給她一點美金去處理孩子的事，當時看著婦人掉下眼淚，我也忍不住悲傷。透過翻譯我們才得知，婦人的先生死於戰亂，而家中尚有六個孩子等待米糧以活命……，那一刻間，我真的爲生命的苦難感到傷痛與迷惘。

另外有一個鏡頭，我看到軍車載了很多米進來以後，難民馬上就擠在旁邊，因爲領糧的地方太多人，所以有一些就跑來圍住卡車，我跑到旁邊一輛卡車的頂上拍照，到最後我以廣角一拍，突然發現我看不到卡車，從上面看下來就好像一粒糖被螞蟻包圍住一樣，我真的好震撼！

歷經二十餘年戰亂，柬埔寨正需青壯年人投入重建、大興土木時，許多青壯年人，存活下來的不是殘疾就是重病，他們是投入生產的一個主力，卻變成國家一個負擔，戰亂背後的意義，實在值得深思啊！

慈濟慈善工作的背後，凝聚了多少愛心，裏面的多少人力、物力，多少的血汗，促成這個國際回

饋工作的成就，我覺得我們前輩子不知修了什麼福報，這輩子才能碰到慈濟、碰到上人，每想到這裏，我就說我們這輩子要緊緊跟著上人的腳步，永遠學習付出啊！

■ 慈濟賑災團的師兄姊妹們，為等候領米的災民們，表演手語歌，也把歡喜和希望帶給他們。



你有什麼樣的苦？

新竹·陳炳坤

臨行前，師父曾說過：「你們去體驗一下苦。」

「師父也說：事實上，整個佛法就是四個字「苦集滅道」。

人若沒有苦就沒有離苦的想法，人生如果沒有苦，也不用什麼佛法了。所以師父叫我們來體會一下苦，看一下苦。我非常感激，就我個人而言，不用經歷很多，就可學到很好的佛法；不用到處找名師，就能跟著上人；不用生在戰亂的國度，也可嚐到苦，可以印證佛法講的苦。

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，柬埔寨人民所受的苦，並不是因為欲望達不到而苦，不是因貪瞋癡而來的苦，而是環境造成的苦，他根本沒辦法去反抗這個環境；一個小孩如果出生在那裏，他根本沒有改變的機會。

在物質文明的社會，各種苦都是由欲望、貪瞋癡而來，我們往往把欲望認為理所當然、是需要的。

這次去看了柬埔寨的人民，才知道欲望和需要兩者之間差別太大了。他們連最基本的「需要」都



達不到，而我們要什麼有什麼，所以產生更大的欲望，也造成我們內心的苦。

我在發放的現場，碰到一個好像很饑餓的婦女，她講的話，我雖聽不懂，但看得出她想向我要食物，這是一個人基本的需求。

當時我沒辦法給她，因為我身上沒帶食物，而且現場很混亂，有幾萬個同樣饑餓的人在那裏，我怕會引起更多的麻煩和騷動，只好對她微笑，當她愣在那裏時，我趕緊跑開。心中覺得很無奈，想起來眼淚都快掉下來。

在領米區搬運米的工人，年紀差不多只有十幾歲，個子小小的身材瘦瘦的，我看了實在很不忍心。在柬埔寨，找不到一個比較健壯的人。看那些小孩子搬運大米，二個小小的人，一次要五、六十公斤，搬了就跑，我很擔心他們這樣搬搬跑跑，腰骨會不會扭傷？他們那麼認真的搬運，想想真是不忍心啊！



■ 殷殷的一句祝福，充分的表達對災民的關懷之意。

我的手不小，我可以搬米

臺北·陳珀玲

三月二十日我家師兄參加榮董柬埔寨訪問團，當時他曾提到，這是個危險的國度，所以希望夫婦倆不要同行，由我留在臺灣照顧稚子，沒想到他回去之後感觸很多，並且認為我該走一趟。正巧四月十日賑災團出發的前幾天，我從新加坡回來，向上

人要求我要參加，上人回答：「此行比上一次艱苦，坐車要七、八個小時。」

我說：「我想去『體驗』。」

上人又說：「可能要搬米哦，你的手那麼小，可以嗎？」

我認為不管怎麼樣我要來就是了。

第一天的發放，美蘭師姊負責核對難民的身分，而我是發放糧票，一開始難民來領糧票，有一種害怕、失落的感觉，好像不知如何來回應。我心想：應該給他們一種自在、很舒服及溫暖的感覺。

在大熱天，難民排隊領取糧票，我以雙手恭敬的拿給他們，並不斷向他們說：「謝謝！」經過幾位的接觸，漸漸的他們也自然而然的主動向我說聲：「謝謝！」並合十敬禮；這種互動的感謝，帶動其他人，站在旁邊的人都跟著難民說謝謝。其實，我們感謝他們給我們發放的機會，能夠來到這裏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，內心很快樂。

因為氣溫在三十八、九度，難民頂著烈日除了領取糧票，還要再排隊去領米，可能一整天都必須在大太陽下排隊，而我們還有一塊小遮篷，有水喝

、有食物，想想我們真的擁有了很多很多。

此次整個發放過程中，我看到一個動人畫面，是在第二天發放結束後，在回程車上，見一對夫婦，丈夫拖著米，妻子則坐著米包上，臉上洋溢著「有米吃有希望」（也正逢過年），知足、快樂的笑臉，對我們揮著手；這種場面讓我印象很深刻。另外，我在發放糧票時，有一位斷了一隻腳，雙手拄著拐杖的年輕人，他爲了用雙手拿糧票，見他把一隻拐杖放在桌上，用好的一隻腳站立，另一隻殘缺的腳則倚著拐杖，再以雙手來接受糧票；那種精神深深打動了我。

我們很有福報能生長在臺灣，想想一樣都是女人，我們都一樣愛美，在臺灣我們選擇保養品來保養皮膚，可是柬埔寨的女人沒有辦法選擇，他們可能比我們年輕，可是看起來卻比我們蒼老一、二十歲，她們長期暴露在烈日下；相較之下，我們應該要很知足、惜福，能做的就不要猶豫，趕快付出。

此行，使我立下了個心願，往後賑災團不管出發到哪個國家，不論有多危險、多艱苦，我都願意參加這個有意義的活動。

以往只知一味追求自己的享受

臺北·李鼎漢

我姊夫陳寬博一再邀請我來參加國際賑災，希望我能親自去體會實際的情況；尤其處在臺灣這麼安適的環境情形下，能夠花點心思去關懷周遭環境和人，或是另一個國度的苦難，我想那是很有意義的，讓我們能夠親自去體會他們，最重要的是怎樣珍惜自己所擁有的，我想這是它所帶給我的真實的意義。

此行是我第一次參加，我們總共分二天發放，以我個人觀察所瞭解，此地的難民個性相當溫和，當你向他合掌問訊的時候，他們也都面帶微笑回應你，有一種血濃於水的感覺。



IZU CHI FOUNDATION



■ 在發放的過程中，不論是幼兒抑或飽受滄桑的災民，慈濟皆致以深切的祝福。

發放現場人數非常多，天氣也非常熱，由於很多媽媽們抱著小孩子，在大熱天下排隊，讓我們現場工作人員看了感觸頗深；聽說還有二位大概二、三個月的幼兒，因饑餓體力不繼，及天氣燠熱而在母親懷中過世了，令人覺得很難過。

看看這些難民們，真的可說是一無所有。而我身處在臺灣，我發覺，如果跟他們比起來，真的是不知道好上千百倍，所以我想自己應該要知道惜福，愛惜自己所擁有的；更重要的是怎樣嘗試擴大自己的心胸，關心周遭的朋友、親人，甚至陌生人等等，而不是一味的追求自己的享受。坦白說，以前不是不知道世界上有許多極度苦難的生靈，可是我並沒有付諸關心，只是想到自己怎麼樣才會過得更好，如今才驚覺自己的狹隘與自私。

此行對我較大的改變是，今後我對周遭相處的朋友們，或者是不認識的陌生人也好，我想我會抱著更謙虛的態度來面對他們，多向他們學習和請教，畢竟在這一一次的參加過程當中，我需要學習的地方，真是太多太多了，更覺得自己實在是太渺小了。

抱緊她·作她的依靠

花蓮·陳春梅

第一天在崩樑發放時，有一位約六、七十歲的老婦人，在領了米單後要去領米時被機車撞倒，當時圍了一羣人，陳金發師兄看到了，就請我過去處理。

當時她整隻右腳站不起來，我摸了摸發現兩邊的肋骨不大對稱，右邊有點腫，好像有點脫臼，有位年輕人協助老婦人移至陰涼處。

脫臼的處理，是將脫臼的骨頭復位，回到關節的位置。由於語言不通，翻譯的老師又不在現場，我只好對協助的這位年輕人比手劃腳，請他抱著老婦人的腰，我來拉她的腿。要使骨骼復位必須用很大的力氣，在醫院，是由骨科醫生用一隻腳撐住床，雙手用力拉。我的力氣可能不夠，所以請那位年輕人幫忙往另一邊拉，而我往下拉。拉了兩三次，看她的表情不像好些的樣子。

於是找李朝森師兄幫忙，又拉了兩三次，腳仍無法支撐；用手摸一摸好像比較好了，為她擦了外用軟膏，就先讓她在一旁休息。



TZU CHI FOUNDATION

回到發放現場後，我隨時在注意老婦人的情形，其他難民領了米後，也會圍過來關心她、扶她，可以感覺到災民之間的互相照顧、關心。據說，老婦人的米糧已由兒子領取，並先載回，一會兒會折回來接她母親回家。

在受災區，幾乎沒有醫療可言。我們雖沒去看醫院，光是看那些災民的情形就可想而知，連食物都沒有何況是醫療。

就像第二天，看到卡拉揚一位婦人拿到米單後，又折回來找我們，她把衣服拉起來，我們發現她胸部有顆很大的腫瘤，可能已積膿很久了。

■ 遭機車撞倒的老嫗，腳脫臼而苦不堪言，
在慈濟醫院服務的醫護人員陳香梅，立即上前為其檢視一番。

透過翻譯，才知道她看過醫生，也開過刀，可是開完刀後又長了。我想，她這個腫瘤也許本來就有，或許是開刀後未做好消毒工作，以致受感染而化膿。一方面可能拖了很長時間，摸摸這腫瘤，周圍是硬的，中間軟軟的，如果把它刺破，把膿引流出來，才不會那麼疼痛。但是我們這次所帶的配備藥品並不多，只有些外用的藥膏、消毒用品，沒有針也沒有尖刀可將腫瘤切開，引個洞讓膿流出來。

由於我們的東西都放在行李中，沒隨身帶到現場，找不到可以切開的工具；後來我想到用髮夾，只好將隨身帶的一包酒精，消毒髮夾使用，但髮夾不夠尖，雖找她腫瘤上最軟最脆弱部位刺下去，幾位師姑趨前抱緊她，但刺了兩三下都刺不破。後來有人想到我們身上有識別證，識別證上的別針或許可以代替。我拿下自己的識別證，用酒精消毒一下，然後再刺下去。說真的，當時我也刺不下去，因為這到底不是針。但又想，長痛不如短痛，於是再找最軟的部位，狠狠的刺下去，幾個人緊緊的抱著她，洞很小，膿流不大出來，只流出一點血水，我必需幫她擠，只能擠出一點點血水而已。這時她已

■ 由於東國醫療資源的匱乏，即使有病也只得住其蔓延了。



經很痛苦了。當時我感到很無奈，平時在醫院裏，都有醫療設備可幫助病患；在這裏，明明知道該怎麼做，但是沒有醫療器材，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她痛苦和難過，卻無法幫忙解決。

我將隨身攜帶的「優碘」，和紗布蓋住她的傷口，沒有膠布可貼，只好用OK絆固定起來，並給她兩支消炎藥膏及一些抗生素、止痛藥、胃藥及消腫的藥。所有的藥都幫她配成一包一包，包了十來包，請老師翻譯教她藥要怎麼吃。雖然我們聞到了她身上有股異味，但看她那麼痛，實在不忍心。

再回去，看看我的親人

臺北·陳寬博

我真正跟隨上人並投入慈濟的四大志業，是從去年九月才開始，那時候，上人點名讓我做慈濟醫學院的「慈誠爸爸」，現在想來也是很慚愧。

那時候我向上人報告，我可能比較忙，怕誤了醫學院這些孩子們，所以沒辦法去醫學院當慈誠爸爸，我還拜託憶慧去跟上人說，那時憶慧也不好開口，她一直跟我講，上人點名要你當慈誠爸爸這是非常光榮、非常榮幸的事情，但那時我還是蠻堅持的，拜託憶慧有機會去精舍時跟上人說明真實情況，後來憶慧真的跟上人報告說我比較忙，可能沒有辦法前往，上人就回答一句：「就算是強迫中獎。」

既然上人這麼講，我就硬著頭皮去當慈誠爸爸，當了慈誠爸爸以後，第一次跟孩子們的聚會，是開學前的迎新會，之後我就沒有真正投入慈濟的志業，我都是在幕後支持憶慧去做。

第一次在迎新晚會跟這些孩子們接觸，晚會中有一些跳舞節目，我結婚二十幾年來，從來不會跳過舞，那一次真的是我第一次跳舞，護專的孩子表

演山地舞，慈誠爸爸懿德媽媽就一起下去跳，我二十年來第一次跳，跳的是很糟糕，不過，他們都說我跳得最好，我自己都覺得很不好意思。那時候，突然覺得跟這些孩子在一起，整個人感到非常的快樂，所以從那一次以後，就覺得參加慈濟工作，那種感覺就是不一樣，從此以後，我就比較熱心的投入。

有一次剛好到精舍見上人，正是我們第一次到茶膠省及婆羅門省發放出發的前幾天；我去精舍，上人突然問：「柬埔寨賑災你不要去呀？」當下我就報名參加了。第一次來到柬埔寨之前，我們對它們瞭解不多，只是知道這個國家因二十餘年的戰亂很窮，當我們去茶膠省、婆羅門省發放給那些災民時，真的看到那種情形，我沒辦法形容出他們的生活竟是那麼貧窮，那是我二十年來第一次掉眼淚。希望這種情況我的孩子們也能親眼目睹，讓他們親身體會，知道他們是非常非常的幸運。

我第一次回來時，常找機會跟我的小孩講那裏的情況，當我跟他們講的時候，我又掉眼淚了——那一次，是我第一次在孩子面前掉眼淚。

第二次到東埔寨就是和一些榮董們來看慈濟村用地，並去看了二、三個難民村，還有一些很破舊的醫院。那一次回來也是感受非常的大，那天晚上，馬德旺省副省長在旅館等我們一整天，因為赤棉游擊隊又在馬德旺省搗亂，搶了很多糧食，把他們的房子都燒掉，好幾個縣的房子，差不多有八九萬個災民都沒有房子住、沒有米可以吃。他一直拜託我們，詢問我們能不能夠再去發放大米，當天整晚我都在想這件事情而失眠；第二天，我們早上起來，要搭船去茶膠省看上次我們發放的種子，現在正要驗收成果；在船上，慈暘師姊告訴我，昨晚已請示上人，同意再針對馬德旺省發放，那時我聽慈暘師姊這樣一講，我當場眼淚又掉下來了，我很感恩。

得知要前往發放大米後，我們幾位榮董師兄們覺得上人要做的事太多太多了，更覺得應該減輕上人一些負擔，因為這一次馬德旺發放，是臨時發生的事情，慈濟在進行的工作那麼多，所以當時大家就商量認捐，一下子就捐出來了。

返臺後，我非常強烈的盼望趕快再參與，這一

次跟前二次的心情不一樣，因為這一次的發放，是很緊急的情況。本以為東埔寨這種悲苦，我看過許多次，應該不至於那麼悲痛和落淚，結果發放時，很多場面我還是忍不住的掉下眼淚。

■ 慈濟送來的大米，為災民紓解了斷炊之苦，讓愁苦憂惱一掃而空。



看他們領米大排長龍，大家都在三、四十度的溫度下忍受高溫，真的看了很不忍心，尤其抱著幼兒的婦女，幼兒都光著身子，在大太陽下面曬，那種情況，如果曬一、二個鐘頭，小孩都會脫水。我看到帶著嬰孩的婦女，或者一些殘廢的人，或者是一些比較老的人，我就把他們引導去前面領米。

在引導中，看到一個老太婆抱著一個七、八個月大的小孩，老太婆非常瘦，瘦得剩下一層皮，還抱著七、八個月大的幼兒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她的孫子，看那老太婆應該有六、七十歲了，我引導她走到米倉前面的時候，她整個人就搖搖晃晃好像中暑了，我護著她到米倉裏面，那裏有帆布篷，她馬上就吐了，而且吐得很厲害，真的是很可憐；我幫她做簡單的按摩，發現她根本就是皮包骨，真的是無從按摩起；一邊按，我的眼淚一直掉，也不曉得跟她按摩多久，直到她覺得比較舒服了，休息一下之後，就站起來，一直跟我合十，一直跟我點頭，緊握著我的雙手不放，那種情況，讓我非常的感動。

TZU CHEN FOUNDATION



農民在政府的全力動員下，
共同努力的開鑿灌溉溝渠，
為乾旱的農田帶來生機。

TZU CHH FOUNDATION

內政部副部長何速將軍，
也放下身段，
親手參與挖渠的工作。

